



文會筆錄

十

□ 13
767
10



文會筆錄十二之一

真西山曰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西

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也註小葉平巖曰按禮記

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

成身即西銘之原也近思集解薛敬軒曰周書曰惟

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

元后作民父母此言理一分殊西銘之原疑出

於此讀書錄三氏之說皆合于朱解之旨

○讀書續錄五讀西銘筆錄是敬軒見得透處

門口 13
767

四
永
講
錄

四
永
講
錄

其他言及此銘者間有之皆實見得者也朱子所云此篇皆古人說話集來皆張子用字妙處李退溪得此指意著考證講義其題註下云云予字及銘中九吾字云云極好諸儒所未見得出處但已立之已訓我克己之已訓私字同而訓異此李氏未辨盡耳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已自不與已相干嘉謂此與西銘同意四已字與予吾字同

第一節易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

母

左傳藐諸孤

僖九年

文選藐爾諸孤

廣絕交論注呂向曰

藐少

書眇眇予末小子

顧命

○易乾天下之至健坤天下之至順

繫辭

○禮記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

昏義

○程子曰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

易傳

○易乾健也坤順也卦說

○中庸至誠無息

○易坤有常文

○易乾元萬物資始坤元萬物資生彖傳

○書惟天地萬物父母誓泰

○第二節孟子曰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又

曰氣體之充又曰志氣之帥也公孫丑○孟子語類問先生解

西銘天地之塞作窄塞之塞如何曰後來改了只作充塞橫渠不妄下字各有來處其曰天地之塞是用孟子塞乎天地其曰天地之帥是用志氣之帥也

○禮記志氣塞乎天地孔子問居

○易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繫辭

○小註問近見一士人云云見文集答吳伯豐書語類曰

吾其體吾其性有我去承當之意此漢錄也

○第二節前漢東方朔傳同胞之徒蘇林曰胞者胞胎之

胞也言親兄弟

○樂國孟子告子史記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如淳

日相與交善為與國黨與也語類曰與如與國相與之類問

莫是黨與之與否曰然嘉按黨與出史書

○書惟人萬物之靈誓泰

○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象傳

○解中全體全字屬上體字屬下或體字連全

字讀非也

○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

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告

○孝經天地之性人為貴

○同儕左傳僖二等輩後漢賈復傳

○禮記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

非意之也禮運

○周禮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物大司

徒

○化書有無情而化為有情者有有情而化為

無情者

○書若有恒性湯

○中庸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

○第四節易大君有命師卦

○禮記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內則

○小註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為喻見文集記林黃中辨西銘

○論語大臣者以道事君先進

○禮記不名家相禮曲

○前漢書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刑法志

○慈幼周禮大司徒禮記慈幼為其近於子也祭義

○長其長幼其幼二其一本作吾依此則篇中

吾字為十一李氏曰九吾字

○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離婁

○長吾之長孟子告子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梁惠王

○易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文言

○禮記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

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

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

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

其論論定然後官之制王

○史記平原君傳罷癘之疾韻會疲下或作罷癘下引此作疲癘

前漢食貨志罷癘咸出師古曰罷讀曰疲柳文癘殘頑

鄙與李建書

○詩哀此惇獨正哀此鰥寡

○書不虐無告大禹謨

○禮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

所養禮運

○禮記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樂記

○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

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

而無告者梁惠王

○顛連未見出處韻府亦引此銘出之顛沛大雅里仁來連易蹇卦張

子合之歟

○穀梁傳繼天者君也文十五年

○詩綱紀四方樸

○等夷史記留侯世家徐廣曰夷猶齊也如淳云等夷言等輩

○第五節詩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將我

○詩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文王有聲

○易樂天知命故不憂繫辭

○左傳頌孝叔純孝也隱元年

○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第六節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為易與

天地相似故不違繫辭退溪違為違仁之違失之

論語兩處違仁皆違猶離也去也

○孝經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

○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

以成仁衛靈公

○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梁惠王孔子成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滕文公

○左傳不才子不可教訓世濟其凶增其惡名

文士
八年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書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命說前漢書人肖天地

之貌刑法

○禮記滅天理而窮人欲樂記

○書自絕于天誓泰誓

○禮記孔子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

枝從而亡哀公問

○周禮賊殺其親則正之大司馬

○前漢書太逆無道景帝紀

○左傳長惡不悛隱六年

○中庸盡人之性

○第七節易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繫辭

○中庸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易知變化之道繫辭

○易通神明之德繫辭

文士

八年

文士

○易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象傳

○第八節詩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抑

○詩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宛小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心盡

○詩夙夜匪懈民

○解詩曰上加孝經引三字尤有意思又曰二

字亦當帶孝經看

○孟子曰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心盡

○第九節孟子曰禹惡旨酒離妻戰國策昔者帝

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

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魏策

○國語在有虞氏有密伯鯨周語注密古崇字

○孟子曰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不孝也離妻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心盡

○左傳鄭莊公寘姜氏于城賴而誓之曰不及

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賴考叔為賴谷封人

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

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

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照元年詩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

蒙正

第十節家語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為樂也孔子曰百日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禮記雜記

語類曰不弛勞橫渠解無施勞亦作弛淵源錄曰

張天祺不弛其勞呂大鈞不弛厥勞

語類曰豫如後漢書言天意未豫嘉按前漢

書劉輔傳言天心未豫

○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
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
此之謂大孝離婁

○莊子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人間世

○烹出史書

○禮記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
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
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
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

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
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
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
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
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檀弓又見左傳史記

○孟子曰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第十一節禮記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
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

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祭義春日吾聞諸曾子

孝經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

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孝之終也

論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里仁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

夫小子伯泰

莊子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令之從大宗師

伯奇事見小註文集答林一

天之所與我者孟子告子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盡心

孝經曾子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

言與云云小註云云

第十二節書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

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大禹謨

詩王欲王女是用大諫民勞

在如直
文
上

○孟子曰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梁惠王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

○設心孟子離婁

○論語季氏富於周公先進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伯泰

○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雍也

○禮記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祭義

○第十三節書志以道寧旅

○禮記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

志內則

○禮記孔子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

事親哀公問

○論語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仁里

○禮記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篋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皖大夫之篋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篋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

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檀弓

○小註朱說文集答吳伯豐問者黃說也兩之間脫其事天也四字今本尤精朝聞集註生順死安本此云

○橫渠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載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漳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門生袁經挽車以葬淵源錄

○呂大鈞嘗作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二賦獻既可見其志矣既感疾一日命內外洒掃齋

居冥然若思久之客至問安交語未終而沒則德性所養可以想見矣淵源錄

○後論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繫辭

○易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繫辭

○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滕文公

○禮記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禮運

○公羊傳大一統隱元年

○禮記萬物散殊樂記

○論語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里仁

○易稱物平施大象傳

○後書楊時也未釋然釋然無疑之語楊氏以學者言之故伊川云爾

○小註延平所謂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所謂本源毫髮之分殊此言尤精朱子又問合而言云

云甚審此條散錯殊操延平答問作散殊錯操後題儒者多議則陸子美郭冲晦林黃中等

也朱子極口論之見文集
○程允夫問濂溪作太極圖發明道化之原橫

渠作西銘揭示進爲之方然二先生之學不知所造爲孰深曰此未易窺測然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又問近思錄載橫渠論氣二章其說與太極圖動靜陰陽之說相出入然橫渠立論不一而足似不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也曰橫渠論氣與西銘太極各是發明一事不可以此而廢彼其優劣亦不當輕議也文集

○總論仁者渾然下小註北溪人物事物之辨明延平之說甚精

○游酢下小註真氏之說好

○尹氏人與天地一般云云和靖持敬之力其所得自別

○唐道宣續高僧傳曰釋法順姓杜氏雍州萬年人弟子智儼宋贊寧高僧傳曰釋法藏字賢首姓康康居人昔者燉煌杜順傳華嚴法界觀與弟子智儼講授此晉譯之本智儼付藏志磐佛祖統紀三十曰唐法師法順姓杜氏著法界觀門一卷

○張南軒集西銘二跋言推明理一之義答朱元晦書議龜山之失

○朱子問延平亦有龜山之失宜哉後生識此義者幾希

○南軒集三十三跋西銘曰人惟拘於形氣私勝而迷其所自生故西銘之作推明理之本一公天下而無物之不體然所謂分之殊者蓋森然具陳而不可亂此仁義之道所以立人之極也學者深潛力體而後知所以事天事親者其持循之要莫越於敬而已

○南軒集二十二答朱元晦書曰西銘之論甚精乾稱父坤稱母之說其亦如此看蓋一篇渾是此意也但所論其間有一二語鄙意未安俟更爲精讀深思方報去

文會筆錄十二之一 終

文會筆錄十二之二

元腹書說龜山之失

宋子問於平亦有龜山之失宜哉後生謂此

我者幾何

更為辭書於思大辨法

長也竟也曰何論其間亦一二時猶意未定若

辭掉無入此辭好之謂其在也此亦盡一篇軍

南碑集二十二各本大碑書曰西發之論其

辭辭之要莫然於此而已所以事天

文會筆錄十二之二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

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願兄弟有

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願兄弟則無是事項年屬

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按行狀今有兩

本一本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本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恐是後來所改○外書

○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為無可應接

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

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

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

透語類九十九

○橫渠作正蒙時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放

下得而睡不然放不下無安著處語類九十九

○答江彦謀書曰所論正蒙大旨則恐失之太

容易爾夫道之極致物我固為一矣然豈獨物

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

無不貫通而為一也正蒙之旨誠不外是然聖

賢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為乎恐須反

復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

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

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為得也孟子曰博學而

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為是爾今學之未博

說之未詳而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

分而臆料鈞石分寸不辨而目計丈引不惟精

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

差積而大繆生所謂鈞石丈引者亦不得其真

矣此躡等妄意之蔽世之有志於為己之學而

未知其方者其病每如此也明道先生行狀云
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
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
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
無得也此言至矣彥謀以為如何文集

○韓邦奇序正蒙會稿曰正德中吾友何子仲
默以近山先生正蒙會稿寄示弘治中余嘗著
正蒙解結大抵先其難者繼見蘭江章式之之
發微大抵詳於易者乃見先生會稿則難易兼

舉詳而不遺矣於是取解結而焚之夫余既焚
解結矣使式之見之將亦焚其發微乎云云嘉
覽會稿恐未詳會稿之後高攀龍為集註徐必
達為發明亦皆不無遺憾也

○正蒙曰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水之才漚之
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
之說伊川程子改與為有有集註云才性以氣質言發明云
海水凝為冰釋為水復凝復為冰非海以既釋
之水又為復疑之冰所謂海不得而有也漚水

垂加草
文會錄卷十一
泡也義亦然太虛之氣聚為形散為氣復聚復
為形非太虛以既散之氣又為復聚之氣所謂
太虛不得而有也此死生之說也若佛氏輪迴
則其聚其散太虛得有之矣與字改有字方妙
程允夫問張子曰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
凝釋雖異其為物一也觀張子之意似謂水凝
而為冰一凝一釋而水之性未嘗動氣聚而為
人一聚一散而人之性未嘗動此所以以冰喻
人以水性喻天性也然極其說恐未免流於釋

氏兄長以為如何曰程子以為橫渠之言誠有
過者正謂此等發耳觀孔子子思孟子論性似
皆不如此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
郭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
○答林德久書曰知覺正是氣之虛靈處與形
器查滓正作對也魂游魄降則亦隨以亡矣橫
渠反原之說程子蓋嘗非之今東見錄中不可
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此類有數條皆為
此論發也喪祭之禮是因其遺體之在此而致

其愛敬以存之意思又別文集

○東萊集二十七與汪端明書曰少稟近欲刊橫渠集已列數板矣而子澄具道嘗聞誨諭在成都所傳得於橫渠之孫最為詳備今即令輟工專遣人往拜請敢幸悉以付去人或尚留黃岡亦告遣一介往取令此人候伺數日無害也使學者得見全書亦非小補儻籤秩叢錯小史輩不能檢尋儻伯時昆仲以成就此段為念母憚出郊之勞尤為厚幸顧不敢請耳癸巳又曰橫

渠遺文俟元晦送到即附刊於後甲午又曰橫渠

錄謹先拜納甲午六月

○呂伯恭與朱侍講元晦書曰此間方刊橫渠

集斷手當首拜納東萊集二十七又曰淵源錄事書藁

本復還納此間所搜訪可附入者併錄呈但永嘉文字屢往督趣猶未送到旦夕陳君舉來當面督之也淵源錄其間鄙意有欲商推者謹以求教大抵此書其出最不可早與其速成而濶略不若少待數年而粗完備也汪丈說高抑崇

有伊洛文字頗多皆其手澤故子弟不肯借人
已許為宛轉假借若得此則所增補者必多推
此類言之則毋惜更搜訪為善只如語孟精義
當時出之亦太遽後來如周伯忱論語橫渠孟
子等書皆以印板既定不可復增此前事之鑒
也橫渠集續收者本欲便刊以近得張文書復
等得一二篇俟其送至乃下筆此亦開板太遽
之失也東萊集 二十八

○答呂伯恭書曰橫渠集刊行甚善但不知用

何處本若蜀中本即所少文字尚多俟寄來看
或當補即作別集也文集又曰寄及橫渠文集此

有一寫本比此增多數篇偶為朋友借去俟取

得寄呈可作別集以補此書之闕也同上又曰橫

渠諸說告早補定即刊為佳此本既往無以應

朋友之求假但日望印本之出耳千萬早留意

幸甚同上

○答何叔京書曰近城都寄得橫渠書數種來
其間多可附入者欲及注補也文集

○語類九十三曰橫渠儘會做文章如西銘及應用之文如百椀燈詩甚敏到說話却如此難曉怕關西人語言自如此

嘉按百椀燈詩張子全書脫之

○遺書曰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居與叔東見二

先生語

○程子曰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却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

遺書

○徐必達校正張子全書性理拾遺并田條近思拾遺博學條皆理窟有之理窟曰其與人論學二三十年所恨不能到人有得是人人各自體認至如明道行狀後語亦甚鋪陳若人體認儘可以發明道理若不體認亦是一場閑言長語嘉謂至如至鋪陳十二字他人之語誤入于此耳又謂近思錄不引理窟而理窟之語多有之今張氏之書蓋非朱子所閱之本

○正蒙曰太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集註云言有無如有生于無則分而為二矣又如自無而有自有而無皆老莊諸子之陋也

○正蒙浮屠明鬼章

近思所載

發明云易曰精氣為

物游魂為變朱子曰精魄也耳目之精為魄氣魂也口鼻之噓吸為魂二者合成物精虛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不之矣張子曰精氣者自無而有遊魂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有故顯而為物神之狀也自有而無故隱而為變鬼之狀也張子之

意是謂變是有變為無今佛氏即以變為輪迴此所以不知鬼也

○語類七十四曰橫渠說精氣自無而有遊魂

自有而無其說亦分曉

嘉按張子全書無此語

○正蒙曰仁統天下之善云云會稿曰仁義禮智皆善也而仁其善端初發處且貫乎義禮智三者故曰統天下之善也厚薄親疎尊卑大小一切相接之體謂之會也而禮則於其中使之各有儀文無不中節故曰嘉天下之會也利謂

使物各得其所然非義不能公於處置動謂事
有萬變然惟信則能一其不一信即誠也論語
曰君子信以成之是也嘉謂此說好性理大全
集釋補註亦得之更以玉錄智藏之說參之則
益分明焉張書抄略詳之困學紀聞五云易乾
鑿度水爲信土爲知中庸注水神則信土神則
知服氏注左傳土爲信朱文公謂信猶五行之
土服說是也嘉謂王應麟不深考之而做尋常
看耳

○正蒙曰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
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
習心醫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
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集註云寤則知新事
於見聞夢多想舊事於所習若如醫之語夢於
五藏之變其言亦有足取也

○張氏語錄曰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
夢欲不踰矩也

○格致叢書載古今碑帖考云宋禮義廉耻四

大字張載書在廬陵縣學

○居業錄三曰程子言橫渠門人守禮節沒滋味如喫木札相似言其少窮理致知工夫於理不深造非以守禮為不善也苟能於禮節中深體密察而謹守之則知行兩盡此理實有諸已矣

文會筆錄十二之二

終

文會筆錄十三

程氏外書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許之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於庭明道曰顯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

嘉按堯夫墓誌見明道文集

○遺書曰邵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洩佗天機

○明道文集和堯夫首尾吟先生非是愛吟詩為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都寓物閑來風月

文會筆錄十三

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直
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朱子答何巨元書曰示喻人物之說未知康
節之意果如何但如來論以陰陽分之似亦有
理大抵先天圖自復至乾為陽自迨至坤為陰
陰陽所主既有淑慝之分則人物所稟亦不能
無純駁之辨也手探足躡出於一時之謬說無
足深論當時但以迨在上而復在下故以手足
言之耳

文集

十三

○甘吉甫問蔡丈云天根是好人之情狀月窟
是小人之情狀三十六宮是八卦陰陽之爻某
疑人物二字恐未可便以善惡斷之又言三十
六宮都是春即月窟亦為春也曰陽善陰惡聖
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
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自有所主康節所詠
恐是指生物之源而言則正氣為人偏氣為物
為陰陽之辨季通所論却是推說然意亦通也
又問蔡丈言天根為好人之情狀月窟為小人

之情狀又云陰陽都將做好說也得以陰為惡
 陽為善亦得伏蒙賜教以為陽善陰惡聖賢如
 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相無
 以對待而言則又各有所主某疑康節先言天
 根月窟是合偏正而言後言以為都是春者是
 專以正者言之不知是否曰看遺書中善惡皆
 天理及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不可以濁者不謂
 之水等語及易傳陽無可盡之理一節即此義
 可推矣更以事寔考之只如鴟梟蝮蝎惡草毒

藥還可道不是天地陰陽之氣所生否文集

○三十六宮圖

耳目聰明男子身
 洪鈞賦予未為貧
 須探月窟方知物
 未躡天根豈識人
 乾遇巽時觀月窟
 地逢雷處見天根
 天根月窟聞來往
 三十六宮都是春



文卷三十三

愚按邵子此詩取先天八卦圓圖指其絨要景象而示人以履運處身之道也邵子平日所以爲教妙在一動一靜之間此詩之天根月窟正指此也所謂天根者指坤震二卦之間爲言也坤震之間陰旣極矣微陽將生將生之微陽天所生之根也所謂月窟者指乾巽二卦之間爲言也乾巽之間陽旣極矣微陰將生將生之微陰月所出之窟也陰陽一元氣也非有二也動而陽靜而陰更相禪代無有窮已天之寒暑時

之晝夜人之呼吸物之榮枯其著者也方其動而陽也非全無陰陽漸盛則陰漸微及其靜而陰也非全無陽陰漸盛則陽漸微盛之極者消則微之極者息矣知此則知坤震之間乃乾之靜專旣極而動直之初也故曰天根乾巽之間乃坤之靜翕旣極而動闢之初也故曰月窟凡草木之甲坼必先根而後萌坤震之間在圖之下方其象厚地之下天包地外地下有天凡根之所著愈深則萌之所發愈暢天根之名所以

立也月之魄受日之光其無光處月之本體也
乾巽之間在圖之上方其象中天之上月望而
午盈極而虧而月之本體無光者始微出於此
月窟之名所以立也氣機闔闢流行不已而人
物生焉氣之流行其陰陽消長固不齊也人物
固乎其中其純駁美惡豈能齊乎以吾身而處
乎人物之中必也下極乎靜動之間如足之躡
天根上極乎動靜之間如手之探月窟真有以
見乎氣機之消息流行者而後人物之生所以

不齊者可得而喻矣見之明體之孰則其所以
撫世酬物者必有其道矣所謂三十六宮指八
卦之畫為言也剛畫奇一為一宮柔畫偶一為
二宮八卦二十四畫共三十六宮陽宮十二陰
宮二十四三十六宮不皆春也以耳目聰明之
身而探月窟躡天根知物識人而灼見其不能
齊也而以無所係累之間心來往乎其間玩對
待之象以施泛應之用畫之對則皆一奇一偶
也卦之對則皆三陽三陰也如是則泛而應曲

而當二十六宮陽宮不暑陰宮不寒無適而非
春也天根月窟三十六宮易之象也知物識人
閑來往都是春則其占也此吾邵子胸中之全
易而凡學者所當以為已易者也昔人於此詩
遇字逢字玩之未審誤以六十四卦圖復姤二
卦言之或又有泥於歸根內丹之說者是以本
旨不徹愚故詳之以附于易旁註前圖之後云
嘉謂邵子此吟朱子之說詳見語類朱升三十六
宮之說與蔡文合非無理但以六十四卦圖復

姤二卦言之者朱子也其說固無不可而以此
為誤則非也

○答陳才卿書曰新詩甚佳康節胸懷未易窺
測須更於實地加功若只就之乎者也上學他

恐無交涉也

文集

按柳文復杜溫夫書

一云復杜溫夫所用

乎歟耶哉已耳

吾雖少為文不能自雕斲引筆

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
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
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

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
宜攷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
一益也十字文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助語辭
序曰諺有之云之乎者也已焉哉用得來的好
秀才大慧宗杲禪師答呂郎中書曰平生所讀
底書一字也使不著蓋從上太人壬乙巳時便
錯了也只欲取富貴耳又曰平生做許多之乎
者也要作何用普燈湛堂準禪師頌曰之乎者
也衲僧鼻孔大頭向下若也不曾問取東林王

大姐又白雲守端禪師傳淨空居士郭功甫訪
師上堂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直
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
道遂曰上太人壬乙巳化三千七十七尔小生
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

○答陳才卿書曰康節文字二兄亦已見之熹
亦不能盡究其說只啓蒙所載爲有發於易他
則別成一家之學李通近編出梗槩欲刊行且
夕必見之然亦不必深究也

文集嘉謂經世圖黑

本體無聲無音白有聲無字又謂外篇要語多
焉又謂李通纂圖盡之

○讀書續錄十一曰邵子論天地始終之數乃
前聖所未言者嘉謂天地始終數圖乾一坤八
是九也如是對待推得盡矣倒轉先天方圖者
也

○世史正綱宋治平四年杜鵑鳴于洛陽按趙
沅曰宋治平間邵雍居洛陽聞杜鵑聲曰洛陽
舊無杜鵑今始至矣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

禽鳥氣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鸚鵒來巢氣
使之也杜鵑之鳴宋史不書沅謂在宋治平間
然治平僅四年故附書於是年之末
○中庸蒙引曰章句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
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即此理氣之際乃程邵
二先生之學之所以微有不同者也蓋邵子之
學固未嘗不尚理但不免多從陰陽五行氣數
上著工夫以此於數學甚精而於脩為之功經
世之務或略若程子則以所賦之理為主其學

使用在下文所謂戒懼謹獨以至於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務以全其所賦之理而成其參贊之功雖亦知有數也然所主在理此則自古聖人所以自家做人與所以教人做人者之正術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者也而邵子於此略焉故一聞杜鵑啼而遂無意於當世

○明道文集和邵堯夫打乖吟二首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攜卷天爲詩豪刺

借春儘把笑談親俗子德容猶足慰鄉人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爲巢由繼後塵三幣未回伊尹志萬鍾難換子輿貧且因經世藏千古已占西軒度十春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

○溫公集謝伯淳察院用先生不是打乖人經綸事業須才者燮理功夫有巨臣安樂窩中閑偃仰焉知不是打乖人

○答呂伯恭書曰康節恐是打乖法門非辭受之正

集

語類六十曰楊朱乃老子弟子云云問伊川說老子云云問孔子何為問禮於他曰他本周家史官自知禮只是以為不足道故一切掃除了曾子問中自見孔子問他處邵康節亦有此小似他問淵源錄中何故有康節傳曰書坊自增耳

○答何叔京書曰淵源錄亦欲早得邵氏且留不妨也文集

○答蔡季通書曰淵源錄未成文字劉子澄又

錄得數事來云汪書處似此文字甚多俟寄去足成乃可傳母枉費筆札也續集

○淵源錄楊廉新增考索出來甚好

文會筆錄十三終

文會筆錄十四之一

周子二程張邵馬六先生之事朱子答汪尚書
書論之又有六先生畫像贊共見文集

○答方伯謨書曰六先生象內去并煩求揮翰
但不知前日所呈本子曾經參訂否今別錄去
內略有改更處又叔京疑伊川贊後四句不相
應本意謂伊川之言平易深遠人所難識耳不
知叔京之意如何渠又疑橫渠贊中逃字據行
狀云於是盡弃舊學淳如也即是舊時嘗有雜

學下此字似亦不妨更稟令舅看如何若無可

疑即乞為書付此便回并所懇敬箴此贊就畫象上

寫一本須依今寫去本首尾向背蓋隨面所向也就此界紙上寫一

本首尾亦依寫去本此本伯諫欲刻石如紙不好界不勻即煩為易之如叔京之

說當改或別有可疑處即且留此畫於彼人回

喻及俟却報去也文集

○黃氏日抄三十六曰六先生贊於濂溪贊其

啓道之秘於明道贊其會道之全於伊川贊其

守道之正於橫渠贊其求道之勇於康節贊其

窮陰陽造化之妙而微不滿於其忘物於涑水

贊其極堅實博太之功而微不滿於其致知然

則於斯六者學者宜何先曰以橫渠之勇審伊

川之正其餘可以次第通

○朱子作濂溪贊其曰風月無邊以言乎遠則

不禦也其曰庭草交翠以言乎近則靜而正也

其曰書不盡言圖不盡意此理之微妙誠有非

圖書所能盡者讀書錄二宣德六年十月七日夜余

在辰夢從二程夫子遊小程夫子論朱文公大

程夫子贊曰揚休山立之語不若中和獨立因
記于此同朱子贊明道曰龍德正中甚大同續錄六

○讀書錄一曰明道先生著述極少先儒謂其
作用近聖者言其氣象也後人著述雖多而氣
象有不近似者知者必識之續錄二曰程明道
不用文字蓋誠意既不能動人文字何補

○答蔡季通書曰近得林黃中書大罵康節數
學橫渠西銘袁機仲亦來攻邵氏甚急可笑文集

○程氏外書曰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

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

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

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逐日虎皮出是

日更不出橫渠乃歸陝西虎皮也

○語類百五云勇撤臯比說講易事楊升菴外

集十七曰朱子張橫渠贊勇撤臯比蓋以虎皮

為講席也按唐戴叔倫禪寺讀書詩猊座翻蕭

索臯比喜接連則以臯比為講席唐世已然矣

然臯比之為虎皮抑又有說古之世以虎皮包

弓矢謂之橐橐即臯也按左傳蒙臯比而先犯之鄭玄曰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橐橐韜也其字或作建臯服虔引此以解左傳今人雖知臯比之為虎皮而不能說其原聊記於此

○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

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語類百十三

○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揚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

語類百十五

○答劉子澄書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澆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

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橫渠龍女衣冠事却是一時偶見未到若見得到橫渠必不肯

放過蓋此乃禮官職事使明道當之亦不肯放

過也

文集

○遺書曰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

文會筆錄十四之一

終

文會筆錄十四之二
 東萊公家傳呂氏系出神農受氏虞夏之間更
 商周秦漢魏晉下逮隋唐或封或絕五代之際
 始號其族為三院言河南者本後唐戶部侍郎
 夢奇言幽州者本晉兵部侍郎琦言汲郡者本
 周戶部侍郎咸休其昭穆疏戚世遠軼其譜而
 祖河南者為最盛河南之呂入國朝有為起居
 郎知泗州者曰龜圖生蒙正相太宗真宗謚文
 穆起居之第曰龜祥嘗為殿中丞知壽州壽州

文會筆錄十四之二

東萊公家傳呂氏系出神農受氏虞夏之間更
 商周秦漢魏晉下逮隋唐或封或絕五代之際
 始號其族為三院言河南者本後唐戶部侍郎
 夢奇言幽州者本晉兵部侍郎琦言汲郡者本
 周戶部侍郎咸休其昭穆疏戚世遠軼其譜而
 祖河南者為最盛河南之呂入國朝有為起居
 郎知泗州者曰龜圖生蒙正相太宗真宗謚文
 穆起居之第曰龜祥嘗為殿中丞知壽州壽州

生蒙亨終大理寺丞寺丞生夷簡三相仁宗與
文穆仍以公開號於許冊拜大尉就第薨謚文
靖配享仁宗廟廷文靖公有子五而二至相輔
公弼事英宗神宗爲樞密使謚惠字公著事神
宗哲宗歷樞密副使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司
空平章軍國事申國公謚正獻自正獻公而字
勲德行治皆在太史氏正獻公三子伯曰希哲
以字入侍哲宗崇政殿封滎陽子是實生公用
公貴贈太子太保公諱好問字舜徒滎陽公之

冢子也云云宣和之季故老踵相躡下世獨公
與楊公中立無恙諸儒爲之語曰南有楊中立
北有呂舜徒云云建炎三年冬祀進封東萊郡
侯虜騎比歲大人江湖間群盜蠡起公避地轉
徙于筠于連于郴于全于桂靡有定止紹興元
年七月丁酉以疾薨于桂州享年六十有八訃
聞詔贈五官郵禮視常典有加八月壬申薨葬
于桂州城南之龍泉子男五人長本中嘗任中
書舍人直學士院終於左廟奉郎提舉江州太

平觀次揆中終於郊社齋郎次弼中嘗任駕部
員外郎終於右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次用
中嘗任兵部員外郎終於右朝奉大夫主管台
州崇道觀次忱中嘗任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
鹽公事終於右朝奉郎知饒州女一人適右朝
奉郎蔡興宗孫九人曰大器大倫大猷大鳳大
陽大同大麟大虬大興曾孫十六人曰祖謙祖
仁祖儉祖恕祖重祖寬祖慤祖平祖新祖節祖
憲祖永祖志祖慈祖義祖恣而大鳳大陽大同

大興皆蚤夭云云公之薨也寇難未平葬故有
闕后二十四年乃克改葬公於婺州武義縣之
明招山實紹興二十四年閏十二月己酉也惟
公薨距今踰三紀言論風旨浸不傳於世謹叙
次終始藏於家使子孫有攷焉

東萊集
十四

○范文正公集八云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
門寶光元年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
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
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按呂

范之事先先生論之詳矣見語類百二十九

○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范文正公序而表之

見文正集此其識見不透處續燈錄載之

○程子曰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有所得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天祺自然有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為重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景庸則只是才敏須是

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為得中也遺書又曰和叔任

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讓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然穎悟林太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同上

○尹子曰先生謂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外書

○明道在，頴昌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頴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揚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安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某此中無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揚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

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嘆曰：學者皆

流於夷狄矣。唯有楊謝二君長進。

見龜山語錄○外書

○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曾直是誠篤理會事，

有不透其類，有泚其憤，悱如此。

外書

○尹先生與思叔共學之久，一日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爲我言之。先生曰：某不逮思叔，如凡有請問，未達必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才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某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

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後每同請益退
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
待外書予謂尹焞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
終有守也同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某言
如何尹子對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
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亦不如焞先生欣然曰
各中其病同張思叔與和靜侍伊川伊川問曰
賢輩尋常商量事有疑處否對曰張某所說某
不疑某所說張某不疑張某聰明道頭知尾某

必待再三問然後曉然但恐張某守不定如其
伊川喜同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
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自見伊川後作文字甚
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同
○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
夫朱公掞劉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
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語類百
與方伯謨書趕赴傳燈有趕字普燈有趕散字
祖庭事苑二日趕書無此字字彙古早切迫也
○南軒集二十七答喬德瞻書曰近看惟二先

生說話完全精粹比其它先生不干事其次則
尹又其次則楊方到謝上蔡後生何足以窺前
輩但講論間又不可含糊耳

○語類百四曰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
初用銀朱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
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則全與元看時
不同矣嘉按文集有謝上蔡語錄後序

○淵源錄謝學士傳西竹水場下云見上蔡語
錄跋嘉謂此胡籍溪跋也嘉閣朝鮮印行上蔡語錄上中

下三卷崇陽王疇校增且識增錄下正德年中

麻城汪正序其首河東許翔鳳跋其尾王汪許

朝鮮人也下卷末附朱子後書紹興二十九年二月庚午新安朱熹謹書

其次附胡子跋其後附朱子後記韓道茂子四月壬申熹謹

記胡子跋曰憲太觀初年在長沙待文定公左

右每聽說上蔡先生之學問以謂其言善啓發

人其後在荆門學舍從朱二丈子發遊甚款子

發所得話言及書疏必以相示云先生監西竹

水場日自太學往見之坐定云云識作知無待字私念作愕

然意數上有親字飲作飯無乃字者冕之間無
與字裳作冠坐子之下有告之二字與日之間
有于字與日之下有然字無微顯無內外作無
顯無微無內無外而上達作以至於無以之
其後有書答子發云竊承求志有味道腴是
嗜信後當益佳勝康侯謂公博洽少輩未知公
既宅心道學之後處之當何如昔見明道先生
讀前漢書未嘗蹉過一字至見他人有記問者
則曰玩物喪志此可以窺其意旨也憲因讀朱
元晦所定著上蔡先生語錄三卷得以詳觀其
是正精審去取不苟可傳信於久遠竊嘆其志

尚如此而自惟疇昔所聞將恐零落輒書以附
于卷之末焉紹興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籍溪
胡憲跋

○上蔡語錄上問色欲想已去多時曰伊川則
不絕其則斷此二十來年矣所以絕者當初有
爲之心多欲有爲則當強盛方勝任得故斷之
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爲長生如道家也亦以
助養吾浩然之氣耳氣強則勝事然色欲自別
當作兩般理會登途子不好色而有淫行色出

於心去不得，淫出於氣，又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至今自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為合要用，却並無健美底心。增錄上蔡家始初極有好玩，後來為克己學，盡舍之，有一好硯亦把與人。朱子語上蔡此二段語，乃去人欲存天理，切實工夫。西山真氏語嘉按語類八十三曰：胡氏春秋文八年記公孫敖事，云色出於性，淫出於氣，其說原於上蔡，此殊分得不是云云。此殊以下議胡氏云

爾讀書錄三曰：上蔡有一硯，極愛之，遂屏去，此可為克己之法。

○謝錄中曰：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嘉按佛氏惺惺字同意異，朱子論之。蒙養集瑞巖之惺惺，則莊周之心齋也。朱子答戴之，游誠之書曰：上蔡云敬是常惺惺法，此言得之，但不免有便以惺惺為仁之意，此則未穩當耳。

集文○謝錄下曰：昔從明道伊川學者多，有語錄唯

某不曾錄常存著他這意思寫在冊子上失了
 他這意思因言二劉各錄得數冊又云一段字
 纔錄得轉了一字便壞了一段意思昔錄五經
 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嘉謂常存著
 意思固可然不曾錄恐不可若是則二程言語
 後世何從而聞之哉故朱子議尹氏廢語錄也

程書抄
略注之

○答呂伯恭別紙曰上蔡堯舜事業橫在胸中
 之說若謂堯舜自將已做了底事業橫在胸中

則世間無此等小器量底堯舜若說學者則凡
 聖賢一言一行皆當潛心玩索要識得他底蘊
 自家分上一一要_ス用豈可不存留在胸次耶明
 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
 理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
 胸中曠然無一毫所能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
 觀其論曾點事遂及列子御風以為易做則可
 見也大抵明道所謂與學者語如扶醉人真是
 如此來喻有懲創太過之說亦正謂此吾人真

不可不深自警察耳文集

○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嘉按此

語見傳燈此固不是然明道嘗說胸中不可有一事

如在試院推筭康節數明日問之便已忘了此

意恐亦是空諸所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語錄中

只是錄得他自意無這般條貫顏子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

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著存取只如易繫說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乃是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之意在他門說便如鬼神變怪有許多不可

知底事語類九十七

○書楊龜山帖後曰楊陳二公論易有不同者

而楊公之詞平緩如此夫二公之間豈有所嫌

疑畏避而然哉亦其德盛仁熟而自無鄙倍耳

楊公於先天之學有所未講則闕而不論其不

自欺又如此尤後學之所宜取法也淳熙戊申

六月十六日新安朱熹書文集

○南軒集二十七答胡廣仲書曰龜山所得誠

甚弘裕但宣和一出在某之隘終未能無少疑
如劉元城 七字一メツ 然以聖門論之恐

自處太高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在聖人乃可言
自餘高弟如閔子騫蓋有汶上之言矣至於以
世俗利心觀龜山者則不知龜山者何足辨
哉前輩未容輕看然吾人講學則不可一毫有
隱爾

楊龜山跋了翁書溫公解禪偈 見龜山集二十六 問

溫公解禪偈却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先生

因誦之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處不在此 語類

釋氏部 嘉按溫公集無此偈

○尹和靜言行錄序見文集

○朱子記和靖先生五事見文集七十一

○和靖拜佛看經朱子論之 見語類

○尹和靜文集十卷 天啓年中越人劉宗周訂王應遴較宗周序又王洽

序之曰劉公宗周王公應遴皆越中理學名達相與搜廣訂正付梓以惠來學 其第五

卷師說附錄十四條末云按附錄中舊本有二

條一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

先生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其安敢違又問曰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一先生曰看光明經一部有問之曰母命不敢違朱子云如此便是平日闕却諭父母於道一節便致得如此愚按先生之學從誠敬得來伊川嘗以不失其正許之何至隨俗習非崇奉異教且陷其親於非道如此事載附錄必時人傳訛轉相附會耳此係

先生學術是非之大者不可不辨也後學劉宗

周識嘉謂宗周論恐不當

○或問朱子譏尹和靖以母命日看佛經不敢違是其平日不能諭父母於道也尹學于伊川寧不知以道諭父母者殆其母未易言語可諭爾春曰不然舜父嘗允若矣安有有道之士而其父母不爲之回者乎尹事伊川欲不應進士舉伊川曰子有母在尹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爲養不知汝以祿養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

尹氏之母非不可勸諭者有道之士而誣其父
母為不可諭於道尚何貴有道士哉餘冬序錄
二十七嘉

謂春論
恐未當

○或問尹氏為母日誦佛經一卷朱子錄而識
之如何醫閻曰尹氏篤厚之人不違母之遺言
故朱子取之然亦尹氏之所以為尹氏耳使程
子之母信佛必能諭之於道矣如其不從亦尹
氏之母恐亦別有處置不但如是嘉謂賀欽此
說是也然以
為朱子取
之者非也

○文集答王德修書曰熹兒侍先君子官中秘
書是時和靜先生實為少監熹嘗於眾中望見
其道德之容又得其書而抄之然幼穉愚蒙不
能識其為何等語也既長從先生長者游受論
語之說遍讀河南門人之書然後知和靜先生
之言始有以粗得其味然既不得親受音旨而
其高第弟子如老丈者又未得見以信其所粗
得者果先生之意否也正叔之來既獲聞所以
相予之意甚厚又得其所聞於左右者一二信

乎河南夫子所謂終有守者其傳固如此也甚
慰甚幸二說頃歲蓋嘗見之其間尚有未盡曉
處恨未得面叩耳讀論語詩三復感歎今日學
者不沒於利欲之塗即流於釋氏之徑往往視
此爲迂闊卑近亦無恠其迷於入德之方也

○答許順之書曰近再看論語尹先生說句句
有意味可更玩之不可以爲常談而忽之也

○答范文叔書曰尹和靖門人贊其師曰不哉
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已言要當至此

地位始是讀書人耳

文集

○書和靜先生遺墨後曰和靜尹公先生遺墨
一卷皆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
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者其家緝而藏之
今陽夏趙侯刻寘臨川郡齋摹本見寄熹竊惟
念前賢進脩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
識而趙侯所以摹刻之意又非取字畫之工以
供好事者之傳玩而已捧讀終篇恍然自失因
敢識其後以自詔云淳熙丙申三月丁巳新安

朱熹敬書文集

○南軒集三十五跋尹和靖遺墨曰和靖先生所居之齋多以片紙書格言至論寘于書窗間今往往藏于其家如此所刻是也反復玩繹遐想其感發之趣深存體之工至而澹洽之味為無窮也嗟乎學者於此亦可得師矣嘉按其齋書格言至

論和靖集皆載之

○朱子與張欽夫別紙曰侯子論語抄畢內上其間誤字顯然者已輒為正之矣但其語時有

不瑩豈其不長於文字而然耶抑別有以也頃在豫章見阜卿所傳語錄有尹和靖所稱伊川語云侯師正議論只好隔壁聽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踈略時有罅縫不得於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狂妄輒爾輕議前輩可謂不韙然亦講學之一端所不得避不審高明以為如何人回却望批誨幸甚幸甚文集三十

○東萊集二十雜說曰侯師聖避盜胡五峰庵中其僕厭久以沙和飯一日五峰見之怒其僕因曰何為不言答曰旅瑣

○胡氏性善贊嘆云云語類百一論之詳矣龜山與常摠論性云云同卷言之續燈錄常摠傳不載之五燈會元亦不見之

○知言六卷南軒序見南軒集且與晦庵東萊共論疑義疑義見朱子文集此張氏之元本也頃看程敏政所校之本實吳倣真德秀二跋於目錄後見于

疑義中者皆不復出取晦庵論及宋史傳為附錄一卷而為之跋夫以本書除疑義所載而失篇名之由者或有之疑義問性問心二章之前添胡子喟然一章而削二章首之知言曰三字此皆雖不關於書之大義奈亂其原本何是陸沈者之所不忌憚也

○答劉子澄書曰知言之書用意精切但其氣象急迫終少和平又數大節目亦皆差誤如性無善惡心為已發先知後敬之類皆失聖賢本

指頃與欽夫伯恭論之甚詳亦皆有反復雖有小小未合然其大槩亦略同矣文字頗多未能寫去又有掎摭前輩之嫌亦不欲其流傳也然此等文字且未須看俟自家於論孟諸經平易明白處見得分明無疑然後可以逐一考究判其是否固未可盡以為是亦未易輕以為非也

文集

○南軒集二十一答朱元晦秘書書曰知言疑義反復甚詳大抵於鄙意無甚疑而所以開發

則多矣其間數段謹錄呈今自寫出再看又覺其內亦有不必要寫去者亦宜附往

○南軒集二十二答朱元晦書曰知言之說每段輒書鄙見于後有未是處却索就此簿子上批來庶往復有益也近來又看得幾段及昨日讀寄來者皆未及添入俟更詳之然便寄去又曰知言疑義前已納呈今所寄尤密方更參詳之

○東萊集二十七與朱侍講元晦書曰知言往

在嚴陵時與張丈講論亦嘗疏出可疑者數十條今觀來示其半亦相類見與張丈參閱續當咨請也其於已見於張丈書者更不重出

○南軒集二十七答舒秀才周臣書曰別紙之諭備見至意某向者受五峰先生之教浹于心腑佩之終身而先生所造精微立言深切亦豈能盡窺其藩向者元晦有所講論其間亦有與鄙見合者因而反復議論以體當在已者耳固吾先生所望於後人之意也如晦叔廣仲伯逢

皆同志者故以示晦叔而晦叔復以示二公庶幾往返之有益耳蓋嘗丁寧不可示之非其人其間所論有前後之不同者蓋旋據窺測所至而言何敢執一而不惟其是之從也若世俗之人以私意淺量觀者亦無如之何但此議論只當同志者共紬繹所疑不當遽泛示以啓見聞者輕妄心也若左右謂以爲成書而傳之則大誤矣

○南軒集三十答陳平甫問五峰先生所著皇

王大紀曰五峰未易簣半年前某見之求觀此書云此書千瘡百孔未有倫序未可拈出若病少間當相與考訂之後來某得本于其家殊未成次第然其論數十篇可傳後便錄寄

○黃氏自抄四十三曰延平答問此書文公所親集延平之學以涵養爲工夫以常在心目之間爲效驗以脫然洒落處爲超詣之地文公之問多本論語多先孝弟此皆學者所當熟味序此書者廖德明載文公之言謂先生隱居不仕

燕間體察默而成之非他人能及若夫經綸天下之大經措諸事業時有勞逸之殊遇故二程因發明敬字合內外貫動靜敬附錄云

○延平答問不見之晦菴文集語類之中年譜亦不乘之答問之間書亦文集無之但文集跋黃壺隱所藏師說者有之耳門人趙師夏識答問後云此編所錄蓋同安既歸之後也焦氏經籍志亦載延平答問二卷周本序並表李習李混之跋歷歷無可疑者

○濂洛風雅李延平柘軒二首耕桑本是吾儒
 事不免飢寒智者非出處自然皆有據不應感
 念泣牛衣五畝之宮植以桑孟軻舉此助談王
 軒前蒙密知何意要見經綸滋味長三春采采
 為蠶供衣被生靈獨有功野外謾多間草木可
 慚無計謝東風王文憲曰柘軒三詩體用俱備非先生固莫能道也先生文字見於世絕少近有建中七友傳此只看首句已超絕世俗第一第二尤有力語壯而意遠人可自同於草木
 退溪集二十二答李剛而別紙曰濂洛
 風雅延平詩註建中七友此七字當是士字之

誤聞中有建州故亦謂之建中王文憲金華人
 而得此詩於建中友人處故云建中士友羅先
 生彩筆詩所以在延平詩後者非誤也以此詩
 實和延平而作故題云羅先生賜和而綴其後
和與次韻不同故用別韻但觀其詩未見有和延平柘軒詩
 意者此則未可知耳
 ○朱子張公神道碑曰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
 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
 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後為之

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集文嘉謂朱子平生稱之大學或問亦引之義利之辨散見于南軒集而孟子講義序言之尤詳

○南軒疾革定叟求教南軒曰朝廷官爵莫愛它底一朋友在左右扶掖求教南軒力疾謂之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朱子

語略十九

○南軒集朱子為之序又答胡季隨書言之見文集

○答王晉輔書曰南軒之書多未斷手而不幸即世而或者不察一例流傳使人不能無遺恨所以前此為之刊削別為定本蓋推本其遺意非敢以私見輒有去取也集文

○南軒集九郴州學記曰孟子論三代之學一言以蔽之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大乎言也嘉謂孟子

此言南軒屢稱之集中可見

○南軒集三十六主一箴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嗟乎求仁之方孰要乎此因爲箴書于坐右且以諭同志人禀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厥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它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于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又答附李淵書言人見

○南軒集二十六答曾致虛書曰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只敬便在此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如左右所言窘於應事無舒緩意無怪其然也故欲從事於敬惟當常存「主一」之意此難以言語盡實下工夫涵泳勿舍久久自覺深長而無窮也不識以爲如何某去歲作「主一」箴謾納呈有

以往復開益所願望也

○南軒集二十七答潘叔昌書曰來書所謂思慮時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中論此處甚多須反復玩味據目下看底意思用工譬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某比作主一箴爲一相

識所刊其間亦有此意

○敬齋記曰心也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爲萬物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故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噫其必識夫所謂一而後有以用力也且吾視也聽也言也手足之運動也曷爲然乎知心之不離乎是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吾饑而食也渴而飲也朝作而夕息也夏葛而冬裘也孰使之乎知心之不外乎是則其可斯須而

不敬矣乎蓋心生生而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
生則烏可已也怠則放放則死矣是以君子畏
天命不敢荒寧懼其一失而同於庶物也
南軒集十

○思終堂記曰蓋人子之於親終其事之為難
也所以終其事之難者亦在於吾身而已故於
其親之沒睹柩捲則奉之而泣以吾親之所嘗
御也見桑梓則竦然而敬以吾親之所嘗息也
夫其於物也猶然而吾之此身乃受之於吾親

而為親之遺體然則所以敬其身當何如耶故
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不敢以遺體行殆夫於其
形見者其守之之嚴固如此而其賦是形以生
者蓋以其具是性也然則又可使之或虧乎故
自視聽言動之不莊不欽以至朋友之不信事
君之不忠蒞官之不敬皆謂之非孝凡一毫有
慊乎其中則為有辱乎其親為其有以害於性
故也故君子戰戰兢兢每懼或失之凡欲以順
保其性以無失其身而無辱乎其親由是觀之

至於曾子全而歸之而後可謂之能終其事者矣所謂行身而不遺父母惡名者其在斯歟而世之昧者顧以富貴利達爲足以顯其親汲汲然求之曾不知枉道苟得戕賊天性莫此之甚而負乘播惡耻加遺體若撻市朝其得失爲如何哉是則行身以其道則雖處貧賤而其所爲事親者未嘗不得不得以其道則至於居富貴而所爲辱親者蓋益以滋甚矣

南軒集
十三

○一樂堂記曰上饒徐衡仲幼育于龔氏爲龔

氏後長讀書取科第事龔氏父母養生送終克共其子事年踰五十矣游宦四方求友訪道有感於昔人正本明宗之義惕懼不敢寧乃言于朝願歸徐姓詔可其請方是時衡仲之父母俱存合百有五十六春秋而其伯氏某仲氏某及其季某亦皆無故雍雍愉愉與其兄弟奉二老者以爲天下之樂殆無以易此也它日伯氏取孟子所謂一樂者以名其居之堂而衡仲求予爲記予惟念往歲道岳陽衡仲適爲其州學官

相與語于洞庭之野愴然及茲事予蓋嘉其志
贊其決而憂其爲世俗之論所移也今衡仲中
誠懇惻卒能成就其志又爲龔氏調護立之後
人所以處之者蓋有餘味義正而思得天實相
之且使其親壽考康寧其兄弟在旁得全其所
謂一樂者固予所咨嗟而樂記也原民之生與
萬物並於天地之間父天而母地本一而已而
於其身莫不有父母之親兄弟之愛以至於宗
支之屬釐分縷折血脉貫通分雖殊而本實一

此性之所具而天之所爲也聖人有作立姓以
別其系嚴宗以謹其承亦因夫性之自然理之
所不可易者而已苟惟強離其所系而合於其
所不可合是豈性也哉是故神不歆非祀而民
不祀非族以此防民而春秋之時猶有身爲諸
侯而立異姓以蒞祭祀如鄆子之爲者聖人書
之曰莒人滅鄆謂其先無血食之理也豈不深
切著明哉衡仲其講於此矣雖然引義而返其
宗衡仲之所能爲也返而全其所謂一樂者豈

衡仲之所能為哉。衡仲誠樂乎此也。人倫之際昔人謂盡其分為難。衡仲誠勉乎此也。抑孟子之所謂三樂其難必者。吾既已得之於天矣。則夫其二端者。又可不深體之乎。予嘗論三樂。仰不愧俯不作。為本蓋在己者。可得而勉也。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衡仲而力進乎此。以至於無所愧作之地。則上有以寧其親翁其兄弟。而下有以推類而及人。庶幾乎克全而不憾矣。予因記

一樂而併及乎此。亦朋友相儆勵之意。云衡仲

名安國。今為連山令。

南軒集

○答朱元晦秘書書曰。觀所與廣仲書。析理固是精明。亦可謂極力救拔之矣。然言語未免有少和平處。謂當循前人樣。轍言約而意該。於緊要處下鍼。若聽者肯思量。當自有入處。不然我雖愈極力。彼恐愈不近也。如何如何。比見報承有改秩崇道之命。竊計自有以處之矣。兩月從共甫詳問。日用間事。使人歎服者固多。但以鄙

意觀之其間有於氣稟偏處似未能盡變於舊
蓋自它人謂為豪氣底事自學者論之只是氣
稟病痛元晦所講要學顏子却不於此等偏處
下自克之功豈不害事願以平時以為細故者
作大病醫療異時相見當觀變化氣質之功重
以世衰道微吾曹幸聞此理不可不力勉也有
如孤陋正望切磋之益焉此外尚有一二事可
疑此便頗速俟後訊詳列南軒集 二十又曰近世議
論真所謂謀其身則以枉尋直尺為可以濟事

謀入國則以忘親苟免為合於時變世間號為
賢者政墮在此中況其它哉此風方熾正道堙
微率獸食人甚可懼也吾曹但當相與講明聖
學學明於下庶幾有正人心承二聖事業耳同

十一

○南軒集二十四答朱元晦書曰伯恭近遣人
送藥與之未回渠愛弊精神於閑文字中徒自
損何益如編文海何補於治道何補於後學徒
使精力困於翻閱亦可憐耳承當編此文字亦

非所以承君德今病既退當專意存養此非特是養病之方也二十五寄東萊書曰某前月半間積寒成疾勢極危諸事亦已處置順聽之耳一夕氣復諸證盡退蓋服熱劑灼艾之力今幸已復常病中念平日頗恃差壯嗜欲少故飲食起居多不戒生冷不避風寒此亦是自輕觀鄉黨中聖人衛生之嚴豈是自私蓋理合如是耳尋常忽略亦是豪氣中病痛也每得來書未嘗無所開警所謂威儀辭氣間豈特兄所當勉某

日從事于此而每恐其不逮也曾子所以告孟

敬子者最為親切每覺上蔡所解語錄中所說猶似

未精穩此要須自家子細下工夫耳某自覺向來於沈潛處少工夫故本領尚未完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為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須深體之也

○南軒集二十四答朱元晦書曰近思錄誠為有益於學者之近思前此伯恭未寄來

○南軒集三十一答彭子壽問大學曰自誠意正心以至平天下固無非格物致知事也然疑致知格物一段解說自須有關文

○南軒集二十七答戚德銳書曰垂諭心量褊狹是已太重之病伯恭相勉看西銘善矣第某尋常切謂西銘須是全篇渾然體認涵泳之所謂理一而分殊者句句皆是也人只被去軀殼上起意思故有許多病痛須是體認公共底道理此所貴日用間實做工夫却不可想象臆度

也

○南軒集二十七答藩端叔書曰論語不可一日不玩味伊川易傳亦宜細讀某近年來讀此二書益覺有深意耳

○南軒集二十六答游誠之書曰大抵學者貴近思若泛濫則有病近字極有味宜深體之未發已發體用自殊不可溷泮無別要須精折體用分明方見貫通一源處有生之後豈無未發之時正要深體之若謂有生之後皆是已發是

味夫性之所存也伊川先生語錄所論幸精思之嘉謂斯義中和集說謹之

○南軒集二十三答朱元晦書曰中庸大學中三義復辱詳示今皆無疑但截取程子之意似不若只載云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讀者其致思焉則已是拈出此眼目使人不敢容易看過矣如易傳中多有如此等意思誠解經之法也如云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更幸詳之

○南軒集二十一答朱元晦秘書書曰讀史管

見當併往近看此書病敗不可言其中間有好處亦無完篇耳看元來意思多是為檜設言天下之理而往往特為譏刺一夫不亦隘且陋乎編通鑑綱目極善以鄙見每事更采舊史尤佳恐通鑑亦有所闕遺耳它懷併須後訊

○南軒集二十二答朱元晦書曰通鑑綱目想見次第甚有益於學者也垂諭胡致堂所論五王不誅武后事偶無別本在此檢得然亦太綱記得其說武氏誠當誅畢竟既立其子難誅其

母如來教所云至於予奪輕重之間不過告于
唐家宗廟廢置幽處之事耳然以中宗之昏庸
其復之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某愚見五王
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
中宗中宗雖是嘗爲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
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著見五王
若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
天序告于宗廟誅此老媪則義正理順唐祚有
太山之安矣試思之如何

○字義詳講曰論語從共學至可與立方可與
權天下事到經所不及處實有礙須是理明義
精方可用權且如武后易唐爲周張柬之翼於
武后病中扶策中宗出來管見說武后乃社稷
之賊又是太宗才人無婦道當正大義稱高祖
太宗之命廢爲庶人而賜之死但天下豈有立
其子而殺其母南軒謂此時當別立一賢宗室
不應立中宗他也只見得後來中宗不能負荷
故發此論文公謂南軒之說亦未是須是身在

當時親見得人心事勢是如何如人心倦倦中宗中宗又未有失德如何廢得人心在中宗纔廢便亂須是就當時看得端的方可權度所以用權極難先生所編文公竹林精舍語錄云以後來言之則中宗不可立以當時言之則中宗又未有可廢之罪天下人心皆矚望中宗高宗別無子若不立中宗又恐失天下之望是時承乾亦有子但人心不屬若卒然妄舉失人心做不行又事多最難處今生數百年後只據史傳所載不見得當時事情亦難斷定須是身在當時親見那時節事情如何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可別立中宗若人又曰文中子說權義舉而皇極立說得亦未盡權固義精者然後用

得不差然經亦無義不得蓋合當用經時須用經合當用權時須用權度此得宜便是義便是二者都不可無義如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是不當用權而用權者也王魏不死於建成而事太宗是合當守經而不守經者也自魏晉而下皆於國統未絕而欺人孤寡托為受禪皆是當用經而不用經不當用權而用權者也又如季札終於固讓而不肯立卒自亂其宗國是於守經中見義不精者也張柬之等五王反正中宗

誅諸武而留一武三思卒自罹禍之慘是於用
權中見義不精者也

○南軒集二十六答沙市孫監鎮書曰某辱諭
伍員廟事足見致思相助之意甚幸甚幸惟是
時有古今而君臣之義無古今也楚乃伍員之
宗國君臣之義其來有素矣父以無罪誅子逃
之而勿仕終自蔬食布衣可也豈有假手於讎
覆其宗國快心於其君耶狄梁公乃與大禹吳
泰伯一例存之前輩蓋嘗有議論梁公之賢偶

未之恩耳今敕額在吳以慰吳人之思可也在
楚地則不可以施按祀典有功德於民則祀之
員於此地何止無功德而已哉然復讎之義又
不可不詳講如今日中原之人本吾宋之臣子
虜乃仇讎也向來不幸而汚於虜若幸而脫歸
則當明復讎之義覆虜之宗鞭虜之尸所當為
也若員則家世為楚之臣子而以復讎之義自
施於君其可乎哉使員而果有靈也其敢饗於
茲地乎此義恐不可不正來意雖深荷然皇恐

不敢從也更惟思之嘉謂真格論也

○南軒集二十六答蕭仲乘書曰生死鬼神之說須是胸中見得洒落世間所說不得放過有無是非一一教分明方得若有絲毫疑未斷將來被一兩件礙著未必不被異端搖動引去覺得諸友多於此處疑著正好玩味橫渠之說昨見文集有數處極精切蓋橫渠皆是身經歷做工夫剖決至到故於學者疑滯處尤為有力耳工夫須去本源上下沈潛培植之功不然區區

文義之間一知半解

○南軒集二十八與曾夫撫幹書曰此間土剛而農情自前月二十八九有雨至今近旬已嘗祈求舊例祈禱無義理盡削之只到社壇風雷雨師壇及於湘南樓望拜堯山離江遣官寮奉祝板壘山間及投江中今日五更登湘南樓雷電倏興下樓雨已下須臾大集滂沛過午方止庭下水深數尺四郊盡徧今雨意未已也一稔可幸幸事幸事庶幾使此邦之人益信土偶之

非所當事而山川是為神靈也。因書漫及，不必語他人。急發，迺至壽翁，欲其排日發探，報來更幸替之。嘉按堯山灘江二壇，祝文同集四十二有之。又曰：前日奉祭，親往舜廟，廟負奇峰，唐人磨崖在石壁中，貌象甚古，行禮既終，環視堂廡，則有庠之神在焉，固已甚懼。而唐武后亦勦入廡下，幡帳甚盛。又僧伽一部，落亦在焉，不免即自盡，投弃廟前。江中度幾一廟之內，四門穆穆耳。此事獨可為李壽翁言之。又曰：得暇，想不廢玩繹，鬼神之說，橫渠

正蒙中宜深味之。此直須使胸中了了，無疑不然。它時恐或為異說搖動也。

○性理字義曰：聞說南軒曾差一司戶破，一淫祠，纔得牒，兩脚俱軟。司戶臥乘輿而往，牒廟中取神像，剖其腹中，有合數重，中有小合盛一大白虫，活走甚急，捉置諸油煎之，纔破腹，見虫脚便立愈。推此，其他可以類見。

○南軒集四十二祈雨祝文曰：服嶺以南，土剛而農惰，夏秋之交，數日不雨，已或告病，求神雖

瀆理不容緩伏惟矜惠下民早沛其澤周及四境俾克大濟豐年之報敢不敬修謝雨祝文曰近以農夫望歲有請于神蒙神降休沛為其澤浹洽周徧一稔有期更惟神惠終以幸賜吏當虔恭益思不懈以承靈貺

嘉謂此下闕字

○朱子與張敬夫書曰伯恭想時時相見欲作書不暇告為致意向得渠兩書似目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病痛頗

多不知近自復如何大抵博雜極害事如闡範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者正為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功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渠又為留意科舉文字之久出入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為非左遮右攔陽擠陰助

此尤使人不滿意向雖以書極論之亦未知果以爲然否

文集三十一○朱書節要注曰渠指伯恭

○東萊集二十雜說云與君子居則以小過爲大過與小人居則以小善爲大善蓋立乎衆君子之間所見所聞皆善也苟已有纖芥之過是以一濁而汗百清也人必競以爲怪矣故過雖小而必自以爲大焉立乎衆小人之間所見所聞皆不善也苟已有纖芥之善是以一清而形百濁也人必競以爲高矣故善雖小而必自以

爲大焉大抵士之與小人處者其善易爲故其心易足其名易彰故其心易驕易足者怠之本也易驕者傲之本也既怠且傲其去小人不遠矣嗚呼士之不幸而與小人處者豈必隨其爲惡哉雖自守爲善而冥冥之中已爲所移矣戒之哉

○東萊集二十雜說云問趙仲長不說衆人所說之話何謂衆人所說之話曰如仕宦說東邊俸厚西邊俸薄之類耳

東萊集二十六家範六舍人官箴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云云事君如事親云云當官者凡異色之人云云後生少年乍到官守云云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云云同僚之契云云當官處事云云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其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辨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

醞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嘉謂此八條前七條

小學載之

○東萊集二十八與朱侍講元晦書曰近麻沙印一書曰五朝名臣言行錄板樣頗與精義相似或傳吾文所編定果否蓋其間頗多合考訂商量處若信然則續次往來教或出於他人則雜錄行於世者固多有所不暇辨也

○東萊集二十八與朱侍講元晦書曰某病體度暑粗安云云大事記以不能勞力索考有時

取編過者看百孔千瘡不堪點檢且欲任手再整頓若盡此歲以前須稍見頭緒是時當遂旋錄數段往求教也

○東萊集三十七年譜淳熙七年初作大事記八年七月二十九日終于正寢享年四十有五嘉所閱大事記通釋三卷大事記十二卷大事記解題十二卷序曰司馬子長年表大事記蓋古策書遺法獲麟以上既見於春秋經周敬王三十九年以下今采左氏傳歷代史邵康節先

生皇極經世司馬文正公稽古錄資治通鑑目錄舉要曆輯而廣之意所未安參稽百氏頗為增損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云世起春秋後訖于五代分為若干卷通釋若干卷解題若干卷合若干卷淳熙七年正月一日東萊呂祖謙伯恭序起周敬王三十九年止漢武帝征和三年跋曰大事記者史遷表漢事之目也以事繫年而列將相名臣於其下蓋不但存古策書之法而已特其體統未備猶有遺憾班固表公卿百官詳

於拜罷而置大事弗錄失遷意遠甚太史先生
是書名襲遷史體備編年包舉廣而與寄深雖
不幸絕筆於征和而書法可驟見其文則史其
義則竊取之矣通釋是書之總也解題是書之
傳也學者攷通釋之綱玩解題之旨斯得先生
次輯之意云嘉定壬申銀木吳學謹識于後冬
至前二日學掾東陽李大有書

○文集答呂伯恭書曰大事記想尤奇尤有益
然尤費力此更望斟酌也祭伯恭文云事記將

誰使之續耶答詹帥書曰伯恭大事記甚精密
古今蓋未有此書若能續而成之豈非美事答
沈晦叔書曰大事記雖非全書而實有益於學
者有補於世教答孫季和書曰大事記數條其
間誠有可疑者語類朱子問曰伯恭大事記或
藏頭充腦如搏謎相似又解題之類亦太多伯
恭門云云

○丘仲深世史正綱宋淳熙七年呂祖謙作大
事記記起於周敬王三十九年上接春秋絕筆

下迄千五代也。至武帝征和三年未及成書而祖謙卒。朱子謂其考按精博規模宏大議論純壹自有史冊來未之有也。祖謙作此書蓋采左傳歷代史及邵子經世溫公通鑑等書而參稽百氏之說既標其題而又爲之解焉。史綱之作博采群言略做此書而間有所言論者做其解題也。

文會筆錄十四之二終

